



土岐文庫
文庫17
W3
9



文庫 17
W3
9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十三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潛邱閣氏 謝山全 義門何氏 洪山友

氏 四明屠繼序校補

攷史

翟公異何云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

注疑作互至云事多注見者謂事多藉注而見也故下云總合

傳注蓋所以補其傳之不備也何疑作互似非

見其自叙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乃爾

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注作東漢通史五

十卷原注其書未見

致堂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

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宮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

也何云致堂往往為此等無稽之言

呂成公謂馬援還書

後漢書本傳

王昶戒子

見魏志本傳

舉可法可戒者以

困學紀聞集證卷之十三上



010185190043

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芳僕山云語以泄敗自其子之過於還書誠子者何尤○又云書言愛之重之未嘗言其惡也

不願其子效之耳○全云裴松之注王昶傳中已言之

集證魏志王昶傳注馬援誠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伐王昶復擬文淵顯言人失魏諷曹偉事陷惡逆著以為誠差無可尤若郭伯益劉公幹雖其人皆往善惡有定然既友之於昔不宜復毀之於今而乃形於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鄙懷深所不取按詳此則呂成公之說裴世期已發之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原注公孫述傳帝與述書陳言

禍福以明丹青之信二句見文選注全云丹青二字見王莽傳阮籍詩懷詩李善注

集證隋志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記注至靈帝長水校尉姚之駟掇拾殘文僅得八卷殊多挂漏按是書久已散乾隆中以永樂大典所載補葺為二十四朝

明帝為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光武起

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性而取諸黃老謂之

學通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黃

老何云虛誇大論

謝承父嬰何云今三國志謝夫人傳作嬰閻云三國志吳主權謝夫人山陰人父

書一百三十卷唐志有宋志及文獻通考俱不傳錢牧齋曰有見方少師於史館携去者問之其後人不可得陽曲傅山先生問之笑曰某家即有之永樂開揚州刊本初邵陽曹全碑出曾以謝書考證多所禪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惜哉

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復道

取急因得開覽原注謝承後漢書見文選注陸士衡答賈長淵詩注引謝承書謝承父嬰云云漢尚書作

詔文原注見周禮注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原注見通典職官門

漢書永樂開揚州曾有刊本毛斧季以為必不然全云傳書主徵君非妄語者然即有刊本亦必偽書

集證隋志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續漢百官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通典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盛選諸官莫比焉）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天略黃瓊謂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郵引見後漢黃瓊傳注

集證按六事自責韓詩外傳淮南子說苑所載與荀子略同史記及後漢注又有剪髮斷爪身為犧牲之說談不足信又按公羊桓五年大雩傳何休注大旱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則六事自責亦魯考祭之通禮不獨魯公然也

郵憚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救之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魯不對策見表宏紀而范史不載
集證晉書袁宏傳宏字彥伯撰漢紀三十卷隋唐志同（後漢言傳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至時對

嗜酒有餘人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何云善論○至云文之卑亦不特以立傳故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省分矣

集證玉海百二十一唐六典云秦置尚書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又云魏文帝黃初初改秘書為中書令又置監及明帝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其權重矣晉因之又云政歸尚書漢事也政歸中書魏事也元魏時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後世相承並號為三省（趙昇朝野類要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也中書擬定門下進畫尚書奉行紹興十五年尚書門下併而為一俱謂之制敕院）

為杜密之居鄉後漢黨錮傳猶效陳孟公遵杜季良保也居廟堂之上則

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則無事不為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在吾地問問三光徹萬物而常存此蓋答朱平涵居鄉書余謂今之居鄉為劉勝易為杜密難為劉勝之居鄉附見杜密傳猶效張伯松

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惟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

下襄楷傳 援浮屠二字又見楚王英傳何云亦因論其事而述其言爾

集證 世說注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

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檢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卒子所言四十二部佛經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遠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閒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為對白閒

猶黃閒也注云弓弩之屬班固傳注御覽引風俗通白閒古弓名見引

御覽三百四十七 文選以閒為鵠原注非禽名也按後漢注兩說並存

東都賦正子樂原注依謙文文選李善注亦引大子五臣乃解為正

樂今本作雅樂亦誤原注蓋五臣本改為雅

集證 文選東都賦注引東觀漢記曰孝明詔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會明帝改其名郊廟樂曰大子樂正樂官

錢云孟子

吾為之範

我馳驅孫

輿音義云

範我或作

范氏范氏

古善御者

宋書樂志

君馬篇願

為范氏驅

雍容步中

幾豈效詭

遇子馳騁

極危機

大子樂官以應圖讖按五臣本改予為雅張統注云雅樂正樂也又按顯宗改太樂官曰大子樂詳見後漢曹褒傳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

程南方後漢班固傳按左傳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夏為御龍

氏襄二十四年括地圖之說本於此然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

氏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昭二十九年非禹也何云豈特非禹矣且夏盟始

孟子吾為之范氏馳驅方心譚云今孟子作範我馳驅

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宣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

得有行者鮑明遠樂府永宣漢安帝年號元始崔寔字也後漢

紀不載此詔

集證 後漢崔寔傳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明於政體吏才有餘尚書崔寔撰唐志同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整齊即以嚴致

平之意論云范蔚宗已謂潛大論足目觀見當時風致

集證隋志四民月令一卷漢大尚書崔實撰按原本散失竹垞朱氏編經義考謂此書雖佚而齊民要術太平御覽中所引

特多尚可摺拾成書

崔是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暗啞引見御覽四唐太宗之言

蓋出於此原注見與人同知以可人為可兒全云十一字是正刑法志文〇閻云按潛夫論引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奴恐

是奸字之謬

集證按王符潛夫論述赦篇引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符與崔瑗友善實瑗之子也又按御覽引政論作奴兒噫啞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龐萌為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附見

不惟失於知人其惑於佞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

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哉嚴光傳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以為疵故易

之漸曰進以正何云東漢三公莫如袁安次之者李固也楊才識非袁李比〇又云彼執國命于季桓子孔子行之〇閻云鄧隲梁商雖外戚皆

賢史稱隲辟楊震於幕府天下復安商辟李固為從事中郎京師翕然稱良輔末可為二公之疵此論太刻吾不取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

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紀荀爽謁李膺因

為其御季膺傳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

闕里氣象不過是矣全云明末陳繼儒弟子有此氣象見黃黎洲思舊錄不知繼儒何以得此

集證漢紀陳國童子魏昭常請於郭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

在左右供給灑掃泰許之泰嘗不佳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

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

仲平二年昆陽令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臨時募顧不

仲平二年昆陽令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臨時募顧不

煩居民太守王瑗丞林為之立約見於都鄉正街隸釋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

集證金石錄載都鄉正街彈碑其略云靈帝中平二年立在汝州昆陽城中考其文則縣令宣陵君承昆陽喪亂之餘感繇役之害結單言府班董科例收其舊直臨時募願不煩居民太守東郡王瓌丞濟陰華林優卹民隱為之立約自是之後更無苛擾之煩野無愁痛之聲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後漢本傳威其流弊遂

為于禁魏志于禁傳源懷北魏書源懷傳忠厚之俗不復見若章者難與並為

仁矣何云長者之言○圖案于禁斬平昌孫時孫已降源懷劫于祚元尼須僅罷官亦似有別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並見後漢書本傳所謂

精舍也文選任彥升表為范始興作表立大宰碑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

事五臣謂寺觀謬矣

集證按華陽國志大江自前堰一確為有五津始文翁立文學謂讀書之所自晉孝武帝太元六年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為精舍

孔北海答王脩教曰掾清身潔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魏志王脩傳注引孔融集文

辭溫雅有典誥之風漢郡國之條教如此原注然歷試諸難恐不可用避至云原注是正文

孝女叔先雄後漢列女傳何云雄蓋雜字水經注以為光終今本傳寫之誤女而名雄無義理

符縣人符縣注又引益部耆舊傳符有光洛原注疑即終字焚道有

張帛江水東南過焚道縣注

集證按華陽國志永建元年十二月符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稱檄巴蜀守過成滿灘死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至二年二月十五日絡乃乘小船至父沒所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尸俱出至日父子浮出人為語曰符有先絡焚道

錢云終蓋

絡字之譌

絡與帛協

韻雄當為

誰雜與洛

通漢隸从

水旁者或

作系旁故

曲江亦作

曲紅先落

又為光絡

也國語王

孫雜今本

亦譌為雄

張氏神記云建為叔先泥和其女名雄江陽郡志云先氏女名絡宜從江陽郡志作先絡又按水經三十三引益部耆舊傳云張員妻黃氏名帛員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自沈淵積十四日帛持員手出華陽國志張員作張貞今四川瀘州合江縣西有廢符縣漢置敘州府宜賓縣漢楚道西南有楚道故城

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最淺陋章懷注書分與諸

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今觀南匈奴論葉茂天公注引前

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翁也其謬甚矣

集證宋志范氏後漢書九十卷章懷太子李賢注唐書本傳帝

格希平學士許叔牙成平一史藏

曹娥碑云盱眙節按歌婆婆樂神以五月時迎伍君傳云迎婆

娑神誤也

集證世說注引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眙節按

其尸遂自投于江而死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讚其

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語見郭太傳則其他可知矣其

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全云

之晚節如此其言豈能不謬但

其熟於典故則實有可採者耳

集證蔡邕傳所著詩賦碑誄銘譜連咸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詩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二月寒食按淮南

要畧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

越皆謂之請龍淮南子要略注

集證荆楚歲時記注云後漢周舉移書及魏武明罰令陸翽鄴中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十三上

七

焚之事察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誦火禁於國中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

火蓋周之舊制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云晉陽無竹事不可信

暗惑

閣云按無謂晉陽童子亦有竹日報平安而騎竹馬之童兒乃西河郡之美稷也美稷唐為郡在隰城縣今汾州府

集證浦二田史通暹劉知幾以方伯儀比諸侯不得輕赴數童材可轉也然必如史事亦豈事理之常其上文既言所到縣邑老幼皆逢迎矣獨美稷會無父老盡童稚耶且為竹報平安則難植可知晉陽汾州地氣未必大異

然愚意此事疑辨總不在此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雷太守王況為大司徒原注二十七年虞延傳

注引謝承書曰況章和元年為司徒章和元年距建武二十三年凡四十年况之薨已三十六

年謝承書誤也何云注王姓音宿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明帝詔曰

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為哉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為正朱文公謂晉史自帝魏後賢蓋更

張然晉人已有此論繼序按習氏處東晉朱子處南宋故帝蜀特不解郝經作續後漢書耳

集證晉書習鑿齒傳鑿齒字彥威為滎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漢神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與為禪受以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炎與謂繼漢而興禪受者禪為蜀後主諱謂受漢禪也隋志漢晉陽秋四十七卷說愍帝晉滎陽太守習鑿齒撰唐志五十四卷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原注本朱子綱目以蜀漢為正

統原注本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

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見晉書天文志若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

者惡之漢昭烈殂而魏吳無他權將何辭以對何云宋書天文志二守心之災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

太微○至云此亦扶漢之言耳其後月三犯心大星而魏明帝殂吳蜀無他熒惑逆

行而吳主如蜀無他總之均稱帝王亦均應天象耳

集證按魏魏帝蜀之論始自習鑿齒自後劉知幾史通劉義仲通鑑問疑皆持此論溫公修資治通鑑以三國至隋屬義仲父

恕編次似此絕大公案必經商榷不解溫公何以仍陳壽之舊也

邵公濟名博康節孫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臥隱然一龍鬼蜮亂世其

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氣所同欲持尺筆盡

逐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容何云世豈能容似人不能容武侯矣詞不達意老生語何足疏錄惟史臣

壽姦言非公惟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羞此南充置公左

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宮春秋之法孰敢不恭俾千萬

年仰其高風原注陳壽譙周皆巴郡人今果州陸務觀壽筆驛詩連壽譙周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開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賊公濟

之文蓋果州作何云壽欲兼具勸懲至此一事豈復可以對言放翁之意甲矣且請降鄧艾周為之勸其書則卻正所造也○聞云降賊實出卻正手○方樸山云降

廢出卻正而定議乞降者譙周也

集證一統志武侯廟在夔州府治八陣臺下按武侯廟所在多保寧府廣元縣北八十里武侯出師籌畫於此

君子小人之天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

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世說注引華陽國志云卒年三十八而年過七十者

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周卒于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天果厭漢德哉何云溫庭筠五丈原落句

云象床寶帳無言語從此譙周是老臣蓋亦恨天道之不可知也

集證杭氏諸史然疑唐子西文錄謂龐德公以孔明為臥龍以士

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此說魏鶴山探

入經外雜錄蓋未審讀統傳也傳明云統死時年三十六先王拜

統父議郎諸葛亮親為之拜則亮實以兄事之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

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原注太平御覽引要覽云補覽四百六

集證隋志儒家要覽十卷晉邵儒林祭酒呂竦撰唐志五卷書佚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畧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

何云延雖雄猛不可專任且蜀兵少分則不可以臨敵矣若得韓信又已定關中固當別有用奇之時

三國魏有篡弒吳有廢立爾云後主禪謂亮曰汝由葛氏祭則寡人又華陽國志云諸葛亮卒後主至素服發哀三日李邕上

疏比之呂霍後主怒下獄誅之此豈他庸主所能及其毫髮皆受制強臣蜀漢未亡之前庸主尸位

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規模遠矣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

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

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攻營臣作竹

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水經渭水又東此可以裨武侯傳之闕

晦翁欲傳末畧載瞻及子尚死節事何云此謂南軒所論武侯傳以見善善及

錢云此論太刻

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為然以為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

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翼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

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

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

法也此論其精何云思遠于景耀四年以前善僕射軍師將軍行都護衛將軍

字位皆在其上所謂任兼將相首惡未悉當時勢也姜維畧言之而後主不納逃諫皆中思遠少為主婿亦蜀之官之奇也能必入乎武侯之克肖固難吾所借于思遠八歲失怙末更軍旅不知主客殊勢失在以前衛不習戰之兵櫻既入死地之強寇既不早納黃崇之言又不能憑城恃重以挫其銳一敗塗地國勢崩解有如于貢之云耳又云崇屢勸瞻速行險無令敵得入平地○方樸山云畢竟朱子所見為是南軒兵敗之言絕不為乃符地乎○至云海翁以下當另為一條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不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蜀也可馬懿

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

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並見兩筆通釋云未詳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

矣。

集證 隋志晉紀四卷陸機撰按晉書宣紀魏太和五年及青龍二年誌凡兩拒蜀丞相亮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二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迄今如故二在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考

集證 玉海一百四十二薛氏謂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者水經云江又東逕諸葛亮遺壘南注沔陽定軍山東谷高平是亮宿營處營東即八陣圖也遺壘在難離一在新都之八陣鄉者郡縣志在成都府新都縣北十九里實字記在縣北三十里彌牟鎮李膺益州記云權子關北五里武侯八陣圖十城四門中起六十四魁八八為行魁方一丈高三尺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者實字記夔州奉節縣本漢魚復縣八陣圖在縣西有七里荆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曠上周圍四百一十八丈中有諸葛武侯八陣圖聚細石為之各高五尺廣十圍歷然基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為散亂及為夏水所沒冬水退復依然如故按成都圖經云八陣有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鎮者百二

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陣法也與元志西縣亦有之則八陣圖凡四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司

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仕止殊魏玄成徐洪客附見唐李俱隱於黃冠而出處異如用之易地則皆然

集證 蜀志龐統傳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穎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其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諸葛亮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唐書魏徵傳徵字元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質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為道士又李密傳齊方士徐鴻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趨江都挾帝以令天下密異其言具幣邀之已亡去

鄧艾取蜀行險以徼幸閻伯才陰平橋詩云魚貫羸師堪坐縛爾時可歎蜀無人何公鄧之深入固曰徼幸然非羸師也宋詩用字不穩類此○方樸山云李特已一京之老泉亦云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

錢云唐說
齋語已見
第八卷此
軍出可刪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擊庸兒是天意渭上空張

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八陣竟何為長安不見漢官儀

鄧艾老翁誇至計譙周鼠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慨蜀漢始終

盡於此矣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明

扶之而不足全云書中再引說齋此語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盧月船稿云隸釋有魏大饗鼎洪盤洲引魏志云不以

躍於為嗣之初大饗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為樂而已其篡漢

也嗚然自以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原注曹植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於松

不及嫉情其末流至於阮籍

晉傅玄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

節晉書傅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

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

曠蕩愚謂東都之季或附曹羣忘漢荃蕙化為茅矣苦節之士

安在哉傅玄之言得之何云或以爭九錫建國自殺豈可擠之附曹之列南

類是也然其病皆生于讀書不詳考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晉書刑

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范蜀公

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宋莒公序之言

解宋庠之言謂子不從父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

集證晉書刑法志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所著

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

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

錢云荀文
若似未可
非文若以
桓文待曹
公力持九
錫之議終
以身殉非
鍾繇華歆
正也

錢云鄭漁
仲竊取史
通之說

篇及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探無常後人生意各有章句叔孫宣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十有餘家數十萬言覽者益難明帝於是下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律疏以者與真犯同惟者與真犯有開皆者不分首從一等科罪各者彼此同科此罪其者變於元意及者事情連後即者意盡而復明若者文雖殊而會上意按唐長孫無忌等奏敕撰唐律疏義三十卷考古律之源流者莫詳於此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臣鬻巨姦之

錯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魏志王凌傳文欽母止儉以淮南

欲誅師而不遂文欽附見母止儉傳諸葛誕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葛

誕千載猶有生氣魏為有臣矣鄭漁仲謂晉史黨晉凡忠於魏

者為叛臣齊史黨齊凡忠於宋者為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

也令亂臣賊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至云以不附司馬氏而死者尚有若

李豐張緝夏侯玄許允之徒王經則死於成濟之難其後嵇康亦以不附見殺又云王凌索灰釘之事必出晉史之誣通鑑亦誤采之○又云隋史於尉遲迥

以其名臣不加甚貶然亦僅矣曲筆篇

集證魏志王凌傳正始三年春吳塞涂水凌欲因此表求討賊詔

報不聽凌遣楊宏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宏連名以

白司馬宣王宣王乘水道討凌凌自知勢窮單出迎宣王送印綬

節鉞軍到王頭凌面縛宣王承詔解縛還印綬節鉞遣步騎送還

京都凌至項飲藥死母邱儉傳正元二年儉欽矯太后詔罪狀

大將軍司馬景王舉兵反儉欽自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

守欽在外為游兵大將軍使諸葛誕胡遵絕其歸路遣鄧艾督泰

山諸軍示弱以誘之大將軍尋自洙至欽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

大將軍兵馬盛乃引還大將軍大破之欽遁走儉聞欽敗夜走至

慎縣藏水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射殺儉傳首京師欽亡入

吳吳以欽為鎮北大將軍諸葛誕傳朝廷徵知誕有自疑心以

誕舊臣徵為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閉城自守吳遣將率三萬

眾與文欽俱來應誕魏將王基督軍圍壽春未合欽等將其眾突

入城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臨淮討之欽素與誕有隙遂

殺欽欽子鴛及虎自歸大將軍誕窘急突小城門出司馬胡奮部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引見編覽四

集證魏志蔣濟傳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文帝踐阼出為東中

郎將濟請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安四方天下未寧要

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為後也濟上萬機論帝
善之入為散騎常侍隋志蔣子萬機論八卷唐志十卷書錄
解題萬機論二卷館閣書目十卷五十五篇今惟二卷十五篇疑
非全書也按萬機論宋末猶存二卷今佚又按北史文苑傳序
及明皇御麻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抱
朴子極言篇為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皆本萬機論

錢云朱全立豈能勝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李上不如魯叔胙下不如朱全豈謂之正可

乎

集證晉書安平獻王孚傳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
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
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始終若一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

飲食原注言被服飲食難曉也俗語有所本

漢山云宋人謂三世仕宦方會
着衣喫飯此王氏所云俗語

集證按御覽六百八十九引魏志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
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今檢陳壽魏志無此
語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贊之曰少非

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至云文定贊未安深遠之言亦未
覈林宗幼安使遇治世非不臣不

友者也少非漢人將別有
一天地乎晉幼安畫贊

江表傳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鄴鄩非必中土權

曰文王未為天子立郊于鄴見何經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

奏言文王郊於鄴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

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引見吳志
孫權傳注權之識見高於羣臣

矣漢儒不及也

集證唐志雜史類虞
溥江表傳三卷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英

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曰權亦漢賊也何云其論畧
本于裴世期

諸葛恪傳注虞喜志林曰況長宣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又曰往聞長宣之甄文偉原注亦見通鑑文偉謂費禕也長宣未詳其人

蓋蜀人也廣韻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四十一歲況字正

集證隋志林新書三十卷虞喜撰又姓苑一卷何氏撰唐志何承天姓苑十卷

嚴峻之遜呂蒙吳志嚴峻傳有鄭子皮之風陸遜之薦淳于式陸遜傳有

晉祁奚之風吳安得不興乎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免

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綝有叔孫昭子之斷吳志孫休傳

吳之賢君也全云其後亦庸主耳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曰比之无首无

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權乃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

此可見何云於時吳之舊德亦無與權之尊尤在和霸文構之命耳

吳築涂塘吳志孫權傳晉兵出涂中晉書武紀琅邪王仙出涂中涂音除即六合瓦

梁堰塞除水以爲塘堰水曰滁河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原注或以涂塘音塗誤也

元和郡縣志滁州即涂中

集證王氏地理通釋薛氏曰滁和州六合間有涂塘吳赤烏中遣兵十萬斷涂作塘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瓦梁堰有東西

瓦梁城晉置秦郡治六合瓦梁堰即涂塘也按今安徽滁州清流關在其南滁水自合淝境流入下流至六合縣入江又江蘇江

宜府六合縣滁河在西南又西有瓦梁壘

楚莫敖紐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諸葛恪東鬪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十三下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潛邱閻氏 謝山全氏 易田程氏 義門何氏 樸山方氏 蔚亭萬氏 四明屠繼序校補

攷史

史通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是也曹干兩紀孫檀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畧甚多更通雜說上

原注曹嘉之干寶晉紀孫盛檀道鸞晉陽秋宋書州郡志晉簡文鄭太后諱阿春改春日陽

集證隋志語林十卷東晉處士裴啟撰亡國史志一卷又世說八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又十卷劉孝標注唐志同又搜神記三十卷干寶撰唐志同又幽明錄二十卷劉義慶撰唐志三十卷

按今存世說新語三卷搜神記二十卷餘佚又按史通正史篇云貞觀中詔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勅史官更加纂錄十八家者隋唐二志正史部王隱虞預朱鳳三晉書何法盛中興書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三晉書編年部陸機干寶曹嘉之三紀習鑿齒孫盛檀道鸞三陽秋鄧粲劉謙之王韶之徐廣郭季產五紀諸家也正史篇云十八家是就勅修之始羅致羣書言雜說篇云曹干孫檀皆不之取是就既修後言

又云唐修晉書作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史通論贊篇 晁子止亦謂晉史叢冗最甚

集證 舊唐書房元齡傳貞觀十八年元齡與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請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詳洽然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為綺豔李淳風修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最可觀太宗自著宣武二帝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曰御撰凡一百三十卷簡明書目考典午一代不之名臣而御製贊者僅一工文之傳一工書之傳風旨可知其略實行而獎浮華忽正典而取小說蓋有由來世僅以駢體為譏猶未中其根株之說也

李華云 寶著論近王化根源 李華蕭穎士集序原注謂晉紀論以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 晉紀論載文選 放翁豐城劍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愚謂豐城二

劍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即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所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

諸實錄則否 史通雜說下 而唐史官之撰晉史 張華傳 者取之後人因

而信之誤矣顏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况作史乎 原注豫章記見藝文類聚武功部劍類

集證 隋唐志雷次宗豫章記一卷 魏文類聚載豫章記曰吳未 妙達緯象問曰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之精上徹於天耳孔章具言精在豫章豐城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得玉匣開之得二劍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雷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耀煥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閒躍出初出猶是劍入水變為龍逐視之見二龍相隨逝焉 按晉書張華傳雷煥即孔章所經淺瀨則延平津也

晉元帝為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 采 而魏收烏夷傳 後魏書 因之唐正觀史官脩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為非 史通採撰益 而致堂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 何云休文

晉書雖不傳而宋書符瑞志中尚存此說

集證更通雜說中沈約稱元帝牛金之子鄴中學者王劭宋孝王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敘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承此言乃云司馬叙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獻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按前史尚如此誤况後史編錄者耶按唐書元行沖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像舊史元帝本出牛氏証辭也魏道武帝名健繼受命此其應也

演蕃露云晉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廐馬充多潘尼為太僕箴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程大昌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引見潘尼為乘輿箴見晉書見晉書本傳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二事為一全演蕃露

集證晉志晉諸公贊二十一卷晉祕書監傅暢撰補覽職官部後征吳得以濟事晉書潘尼傳岳從子尼字正叔轉著作郎為乘輿箴以為王者膺受命之期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按殷芸授致於得人汲汲於聞過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

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答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身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云見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殷芸

集證隋志小說十卷梁武帝勅安右長史殷芸撰

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閒貧賤何必終引見世說

明法其有感於師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道春秋之誅勸進者自鄭冲若嗣宗代草尚未可齊之亂賊也畏禍操筆不得為大丈夫耶

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賢亦希聖

文類聚 周子前已有此語矣寫半查云元板前字上無周子二字

集證 晉書夏侯湛傳湛字孝若拜郎中累年不遷乃作抵疑其辭

登木而下鈞僕未以此為不肖也 夏侯湛閔子騫贊云聖既擬

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立體忠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

東坡謂劉壯與名義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

書折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陳耀字瑩中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

政不行於庾元規也元規以筆札陷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

杜延業共為之也至云折翼之說誠誣然蘇峻之難或前或却則不及温忠武遠甚晉史固謬東坡公亦過許也如陶公只是第二流

物人 集證隋志晉書八十六卷本九十三卷今殘缺晉著作郎王隱撰

唐志杜延業晉春秋略二十卷按世說注引王隱晉書

載侃臨終表曰臣過蒙先朝歷世異恩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惟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為陛下北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泗橫流觀其顧命之言猶惓惓如此即以隱書證之折翼之誣不辨自明

庾翼謂天公憤憤李文饒曰昔秦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

哉吁為天者亦難矣詩云民今方始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

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是之謂知天庾注天醉見張衡西京賦庾信哀江南賦○繼序按蘭成失身

宇文而猶指鶉首賜秦為天醉

集證 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

馬乃為金策錫用此上而尊諸鶉首注引虞喜志林曰諺曰

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 袁江南賦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

何曾荀顛之孝論者比之曾閔傳休奔夫以孝事君則忠不忠於

魏又不忠於晉非孝也顛之罪浮於曾曾之驕奢禍止及家顛

之姦誤禍及天下

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然戎何足以比濤猶稽之

於玉也何云削山王是一時猶忿之辭

集證世說晉武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山公謂不宜爾後諸王驕汰輕遊禍難於是寇盜處處城台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宋書顏延之傳延之領步兵好酒疎誕不能斟酌當世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問腹無木可梟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放之晉史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吁可畏哉

原注近世賈妃之冊以壬辰而宋之禍亦以丙子為甚也○簡云案上辰為宋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朔進才人賈氏為貴妃似進之姊也

江默云字德功崇安人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愚謂晉王彪之答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常謂其宜則郊赦東晉有之非始於五代也

集證按漢書文紀十五年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故天下則郊赦始自西漢矣

通鑑秦兵既盛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玄圍碁賭墅綱目刪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一句則圍碁為張玄乎謝玄乎世說雅量注引續晉陽秋曰與兄子玄圍碁然一玄當如漢書敘臣勝臣夏侯勝以姓別之簡云綱目刪去二句則圍碁愈是謝玄○方樸山云妙

集證隋志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唐志同知錄按史記漢高時有兩韓信則別之曰韓王信漢王莽時

有兩劉款則別之曰國師劉款金史有兩訛可曰草火訛可板子訛可三婁室曰大婁室中婁室小婁室其法本於左傳襄二十五年齊有兩賈舉則別之曰侍人賈舉如名同而姓異者則當如漢書敘臣勝臣夏侯勝以姓別之

王導之孫謚授璽於桓玄謝安之孫澹澹案澹先已與澹齊冊請姑孰持冊於劉裕

簡云兒子詠有辨一篇附注於此曰自昭明太子誤讀陶命子詩其五章云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其六章云肅矣我祖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以祖與考繫於陶侃之下遂作淵明傳曰曾祖侃晉大司馬又曰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若以淵明高隱不出為承其先志也者不知其實不爾此詩第一章原陶姓出自唐昌於周二章隱於戰國顯於漢初功臣陶舍三章舍之子青為孝景丞相四章則言枝分派別直至晉有長沙公出五章實言長沙勳德六章方挽到自已祖考細玩自明更參以贈長沙公詩序云長沙公於予為族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大司馬當作右司馬即漢高時功臣舍丞相青之父惟誤稱大司馬侃贈大司馬者也昭明認作侃以此為淵明曾祖果真出於侃此龔公爵者方為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既遠已為路人哉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正指在漢初而言且侃廬江郡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其址貫亦不同或曰陶氏家譜以香為淵明祖按晉書陶潛列傳祖茂武昌太守與惠和十里之語合當則侃十七子中之一子官散騎侍郎非太守也家譜多不足信余因援正史及所自著詩正之如此或曰朱子亦稱淵明無忝乃祖賢於王謝後人子必苦辨之與近日傳占衡承初甲子辯謂陶十題甲子皆是晉年不著晉號沈約李延壽說並非此古今傳陶二段佳

錢云據淵明命子詩

其為侃之曾孫確不可易且沈約宋書已云曾祖侃

晉大司馬矣休文修史在齊永明之世豈始於昭明太子乎錢云陶舍

話一切將據殺乎余曰占衡有言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陶次孫落隨書年陶何必藉此為佳話乎余亦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後重也哉詠又曰按淵明孟府君傳君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此豈稱其曾祖之辭耶此朱子所以歎嗣守之難也原無忝乃祖一陶淵明而已淵明大司馬侃之曾孫

桓玄篡逆下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亂臣賊子祭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當汗簡牘全云此甚言亂賊之悖耳不然新莽歷追華胃其不能長世亦與元等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頡辭張華之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為之討羌而死非為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惡知蘭艾鸞梟之辨全云譙登應傳而不傳此晉史之所以謬也

始以右司馬從漢王

後以中尉擊燕代封侯使淵明

追稱遠祖舍當云慰

侯必不稱左右司馬也

漢初軍中微末之職

淵明豈不諳官制者

乃略其重而舉其輕

必不然矣錢云閻氏

於史學本非專家又

尚譽兒之辨證成其

論誤後

錢云淵明卒於宋世

晉中興書必未立傳

宋書人之隱隱著其

不仕之節深得微顯

集證晉史忠義傳三十五人稽紹王豹劉沉趙允賈渾王育韋忠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箕子云矧伊代謝

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擬古第八首填海之喻讀山海經

第十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誄淵明曰有晉徵士與

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綱目書宋元嘉四年冬十一月晉徵士陶潛卒

集證張氏續云梁昭明太子傳稱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

淵明固先生之名非字也先生作孟嘉傳稱淵明先親君之第四

女嘉於先生為外大父先生又及其先親義必以名自見豈得自

稱字哉統與延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元亮南史謂潛字

淵明皆非也先生於義熙中祭妹亦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

之言則云潛也何故望賢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矣

策扶老以流憩歸去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附見後漢

集證發漢周啓傳注引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并桔槔朽

因焉按漢孔光傳賜壽杖孟康曰扶老杖師古曰未似竹

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淵明與子儼等疏頴川韓元長謂韓融原注韶子濟北池稚春謂池

毓原注嘉善有傳集云范稚春誤南史記幼春蓋避唐諱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今攷魯

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韓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

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十三下

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與與孤雲遠辨隨還鳥

浪見廬山記集不載何云此詩唯見陳令舉廬山記中然已非

集證唐志顏真卿吳興集十卷又廬山集十卷臨川集十卷宋志

十五卷按今魯公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即宋敏求重編本

蘭幽之意
若依後儒
議論則前
史既未有
傳新史又
不可傳必
終湮沒無
稱矣豈通
論乎

錢云陶淵
明立傳於
沈休文
宋書南史
特因其善
耳舉南史
而不及宋

書未竟失
發

雷元剛為蒐輯補完也其詩文見於石刻者有尉遲迴廟碑等八
篇見於說部者有政和公主碑等三篇河間紀氏併續採補入
通考廬山記五卷晁氏曰皇朝陳合舉錄俞撰先是劉煥嘗為記
合舉因而增廣之又為俯視圖紀等山先後之次云陳氏曰劉煥
疑之李常公擇皆為之序合舉熙寧中謫居
所作按其書今存前三卷蓋明初已佚也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

爾雅云按風俗通義勸祖彬為汝合
賜主簿杜宣酒感壁上弩影而致

疾尤詳
於晉書

集證晉書樂廣傳廣賜客酒盃中有蛇既飲而疾廣意聽壁角影
愈風俗通怪神篇汲令應柳賜杜宣酒懸弩照於孟形如蛇宜
得疾柳使人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蛇乃壁上弩影耳意遂改

蒼蠅傳赦異苑以為晉明帝與符堅載記同

集證異苑晉明帝嘗欲肆赦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
蠅觸帳而人萃於筆端有頃皆出帝竊異焉令人尋之即蠅
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已備符堅載記堅僭位五年鳳皇集於
東闕大赦其境內初擊之將為赦也與王猛符融密議於露堂悉
屏左右有一大蒼蠅人自牖閉集於筆端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
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於是赦外窮推之感言有一小人

衣黑衣大呼於市曰
官今大赦須臾不見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嘗一日事晉也晉

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於魏書何遜韓通附建隆其類也
全云韓通又是一例今宋
史以周三臣目之則不以為宋人也嵇康則死于晉未篡之
時萬無入晉書之例魏志已附康于七子傳後晉史復書

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已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之言昭之惡
甚於師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節已虧其言之
是非不足論也

集證晉書孝友傳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齊王問奇之拜新興太
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云云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
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曠北州之學殷門為盛

干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晉紀
總論後之作史者不能為此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十三下

言也可謂直矣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晉敗其一注原

苻堅 太元八年滅其二 原注李勢永和三年李勢降漢亡 苻秦谷超

大敗苻堅於淝水 滅其三 義熙六年南燕慕容超亡 姚泓義熙十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孝靜帝詠謝

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

至今使人流涕全云傷德祐

集證 世說初樊惑入太微桓溫尋廢海西簡文登阼復人太微帝

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其悽厲 魏書孝靜紀齊文襄使李

舒殿帝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

祖述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晉之德澤淺矣晉書祖

姚弋仲曰亟自歸於晉姚弋仲王猛曰勿以晉為圖人心知義

非後世所及也符堅載記至云亦以比宋之無失德而致曩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何云一能特愚謂

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

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其遺謝萬書謂隨事行藏與士

卒同甘苦晉書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見晉

安傳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

一能過矣

集證 按韓流湖泉日記謂宋高宗受王羲之傳凡誦五十餘過今

肅然古名臣風格惟太宗一制僅贊其研精篆

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慕容瑋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覘國者以

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慕容瑋

載記

卷三下

人為輕重。

宣帝紀論竊鐘掩耳以眾人為不聞出淮南子說山訓

集證淮南說山訓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按呂氏春秋不苛論自知篇亦載此事與此小異

楊盛不改義熙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夷無人哉原注盛武都王何云王疑作氏

集證宋書氏胡傳宋武帝永初三年改封楊季之無人也

表宏以伏滔比肩為辱似知恥矣而失節於桓溫之九錫恥安在哉艾苑袁宏傳全云此指葉李輩嘗立名節而不終

謝邈傳孝武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通鑑云帝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徐邈應時收斂還省

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通鑑宣康三年此一事也晉書以為謝邈通鑑以為徐邈必有一誤閣云按通鑑亦本晉書儒林傳

集證按謝邈載晉書謝安傳徐邈載晉書儒林傳此兩人兩事非誤也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杜預傳

隋之伐陳文帝投柿於江曰使彼懼而知改吾又何求通鑑開皇七年

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攻之吳猶有死守之臣杜預所以詭形而不敢露陳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預之言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

文心雕龍謂江左篇製溺乎玄風艾心明詩篇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

何晏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當為玄理郭璞五言始會合

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引見世說

道

家

之

言

而

韻

之

許

詢

孫

綽

轉

文學門注原注愚謂東晉立虛之習詩體一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何云其體蓋始變永嘉之體非孫許之與自景純始也

集證世說注引續晉陽秋云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莊元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琨始改

蘭亭所賦詩載宋桑世昌蘭亭考

梁武帝勅羣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濟陰王暉

業當作常山王遵會孫**起上古終宋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書無**

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為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

者鮮自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周云案王氏似以通史與通鑑同一編年體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並列正史其均傳武帝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畢惟列傳未就卒史通云其書以史記為本異者惟無表耳此豈編年體玉海人雜史類不入編年類得之

集證梁書武紀太清二年通史成躬製贊序凡六百卷隋志四百八十卷唐志鄭氏通志並云六百二卷史通云六百二十卷紀聞本此更通六家篇元魏濟陰王暉業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倣通史而收其行

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魏按北史魏宗室傳常山王遵會孫暉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為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下迄于晉凡十四代表上之史通課以撰人為齊陰王暉業暉業乃濟陰王小新成曾孫郭延年謂暉業所撰乃辨宗錄四十卷非科錄也劉子元一談王伯厚再誤云唐志高氏小史一百二十卷高峻撰初六十卷其子迴釐益之峻元和中人玉海云峻以歷代諸史鈔其要子迴分其卷第又云書目其書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凡十三代分十例司馬遷史至陳隋書附以唐實錄纂其要

宋周朗有積帶寶笥著衣之論周朗謙言書**司馬文正公有耳視目食**

之說溫公適書官失**皆足以儆世逃**

集證宋書周朗傳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世祖即位除建平王錄襲而必收寶運積策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為積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情禮妃以此儆家是

是何廢蠹之劇惑鄙之甚溫公適書官失云果餽刻鏤是以目食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者終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

之篡晉踰年而弒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其跡自劉裕始

徐羨之傅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衛之甯喜也文帝不失為叔

孫昭子

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還之戒昭昭矣

葉少蘊云齊武帝欲為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為非古或以為

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作誌墓有銘自宋始見南史齊武穆裴后傳唐

封演授宋得司馬越女冢銘隋得王戎墓銘為自晉始見封氏

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全云名瑗書張衡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有

之以上石周益公謂銘墓三代有之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

比干墓銅槃見薛尚功鐘鼎款識東漢誌墓初猶用甄久方刻石以土周必大記土款

之保母墓碑後

集證在昉文章錄起以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為墓誌之始馮鑑續事始墓銘起於西漢杜子夏高承事物紀

原墓銘始於比干按西京雜記三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郡立志忠款云云及死命刊石埋于墓側鄰與杜欽同時見漢書欽傳據此則墓之有誌誌之刻石西京已然矣益公謂東漢初猶用甄久方刻石亦未詳考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齊書張融傳程致

道贊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

變尤多而其文益下齊書序愚謂子顯以齊宗室仕於梁而作

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

集證隋志齊書六十卷梁吏部尚書蕭子顯撰唐志同采志五十八子累遷安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簿

太子錄事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

錢云大有象傳應乎天而時行胡致堂晝味讀易乎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謂易之章曰順天應人未聞應天也為

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愚按梁武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

避諱也後人應天之語蓋襲其誤原注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為爪距豈知

府而明初襲之失考索也其後又改北平為順天則兩京之名雷同矣以經義取士而經亡安得讀書人而用之

集證按周易大有象傳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禮記樂

記聖人作樂以應天前漢書敘傳章命制三章是紀應天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漢隱帝時王

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集證日知錄隋書食貨志曰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錢以八十為

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

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憲宗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頭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負汝後魏賈

偽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宋史喻

號蓋本於此

集證後魏書賈景興傳葛榮陷冀州為榮所虜稱疾不拜景興每

捫膝曰吾不負汝以不拜葛榮故也通考捫膝先生文集

宇文泰弑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亦一莽也方

山云具一隻眼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

錢云此是公論善見歡所立寶炬泰所立

強名為君
政之不由
元氏久矣
後儒必左
祖關西亦
非持平之
論

因學系問五集集證一卷十三

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
見其人發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
委質有年安可自同於匹庶北齊魏長賢傳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
志作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隋書案謂北史非北齊書蘭艾混殺甚矣原注

長賢徵之父也

高洋之惡浮於石虎符生一楊愔安能救生民之溺乎

集證北齊楊愔傳愔字遵彥神武署行臺郎中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封開封王濟南嗣位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

執笏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周書紫紵綠袍始於隋大業六年隋禮志

集證周書武紀保定四年三月庚辰初令百官執笏隋書禮儀志大業六年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

用五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二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

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全

方等一字出佛書

集證通志魏文略三十國春秋三十卷梁湘東王世子蕭方撰起漢建安訖晉元興凡百五十六年以晉為主包吳孫劉淵等

三十國事按梁書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次子也愷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

敬皇帝方智字慧相世祖第九子也方乃昆弟二名之共字也然但云蕭方誤削等字亦不始自朱子唐末兩蜀文志通志魏文略

俱作蕭方以洪景虛之考訂精審而容齋四筆亦云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其相承謬誤也久矣又按隋經籍志作蕭萬等則又

訛方為万再誤万為萬楊升菴云佛氏有方等經猶云平等世界也故蕭氏取以為名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晉書賈充傳隋之平陳以楊素其亡亦

以素隋書楊素傳原注立立感司徒素之於素猶李敬業之

於勤也楊武之立素勤之力也其子孫欲撲其燧可乎方樸山云敬業詎可

與元感同科深宜誤矣

因學系問五集集證一卷十三下

祖君彥徽光武不關於反支乃明帝專見王符潛夫論原注反支日

戊亥朔一日甲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丁丑朔六日詳後漢書王符傳注

集證北史祖暅傳子君彥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

軍書羽檄皆成其手潛夫論愛日益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而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遂蠲其制後漢王符傳注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卯辰朔七日反支丑寅朔八日反支子丑朔九日反支亥子朔十日反支戌亥朔十一日反支酉戌朔十二日反支申酉朔十三日反支未申朔十四日反支午未朔十五日反支巳午朔十六日反支辰巳朔十七日反支卯辰朔十八日反支寅卯朔十九日反支丑寅朔二十日反支子丑朔二十一日反支亥子朔二十二日反支戌亥朔二十三日反支酉戌朔二十四日反支申酉朔二十五日反支未申朔二十六日反支午未朔二十七日反支巳午朔二十八日反支辰巳朔二十九年反支卯辰朔三十日反支寅卯朔三十一日反支丑寅朔

亥獨為水上相克之辰又酉為萬物成熟之會子為一陽來復之初而戌亥居乎西北窮陰之地故邪子謂戌會剛物而消入亥會消天而消地漢書注釋反支日不始子丑而起戌亥月朔值此本日即為反支其為不令之辰可知矣又云後漢注不言反支之義惟類編云凡支生干為義日干生支為寶日干支相類為和日即專日支克干為伐日下伐上也干克支為制日上凌下也嘗以支干相配推之說不可通則類編之言未為定論也魏按京房易積算法云八卦鬼為繫爻財為制爻天地即父母為義爻福德即子孫為寶爻同氣即兄弟為專爻抱朴子登陟篇引靈寶經云支干上生下曰寶日下生上曰義月上克下曰制日下克上曰伐日上下同曰專日淮南天文訓云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與費通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困即繫與伐此是類編所本於反支無涉又按李德裕丹宸六箴序云光武至仁反支不忌承祖君彥之誤也

北史李繪八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北史李繪傳偶年之忌

見於此

梁武帝第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南史劉峻傳又問栗事沈

約以少三事而為悅梁書沈約傳君之於臣爭名記誦之末燕泥薛道

衡詩庭草王尚詩句於隋煬何議焉

集證南史劉峻傳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曰帝試呼

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卒年六十門人謠曰元靖先生梁書沈約

傳約嘗侍譙值豫州獻粟徑寸半高祖奇之問曰粟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

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零齋續筆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為隋煬帝所嫉考其詩名昔昔鹽凡十韻唐趙嘏廣之為二十章按燕泥庭草

詩句詳見第十八卷

李仲信虛李壽之子南北史世說宋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

小說也爾云語類云南北史除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說洵然然則通鑑果專取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以為書云

○繼序按李仲信虛仁甫長子官著作郎

集證按李虛南史世說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隋書魏術傳隋之

不久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

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復三代之樂其能久乎何遜注寶常之

先見不逮房玄齡爾云不但房喬其父彥謙亦具先見全云聞其樂而

集證隋書魏術萬寶常傳寶常妙達鍾律遍工八音嘗聽太常所

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為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

驗唐書房元齡傳元齡幼警敏開皇中天下混壹皆謂隋祚方

永乎齡密白其父彥謙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

有之不為子孫立長久計淆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闕終當內相誅

夷視今雖平其亡跬步可須也彥謙驚曰無妄言

徐楚金云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

大焉殊不知隨從是安步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徐楚金

集證羅泌路史隋文帝惡隨以是改為隋不知隋自音安隋

陳無淮無荆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有人也全云此有感於劉整之以

于元而當時中外諸臣遂不能自支也

集證

沈大宗諸史然疑考陳世高宗百戰而百克後主一戰而卽禽豈異人任廟算失也隋軍濟江魯廣達蕭摩訶任忠禦毅諸人南北支離未戰輒潰使賀韓之衆不血刃而入臺有僥倖焉固非其戰之力矣陳延之上居槐衮者無納牖之忠秉麾鉞者鮮結纜之節上書極諫乃一二冗散之傅籍章華然猶不免悻悻焉力戰而死又僅僅一隊主之楊孝齋父子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陳之所謂柄臣世臣者不聞有一人可挂於忠義之傳嗚乎陳可謂無人矣深宣之論原其始造也

魏節閔帝陽曆避禍至於八年

簡云案魏書北史並云絕言垂將一紀

終身為范粲可也

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以不免程子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集證

晉書隱逸傳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官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還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特詔為侍中持節使於雍州粲固陽狂不言震所乘車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履之車

宣為表祭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語也

通鑑宋順帝昇明元年梁景父子俱死百如哀

之為之寧為王凌死不為賈允生宋沈攸之之言也

仲達齊高帝遣攸之子元珍齊廢帝判斯之具以示之攸之云云

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陳魯

廣達之賈名也

南史陳魯廣達傳廣達追捨本朝淪覆以憤慨卒江總題其棺因為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雷名悲君

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質之移檄也

之固守也

晉書慕容儁載記晉將荀羨攻山莊拔之斬儁太山太守賈堅

宣為南鬼不為北臣則

有齊新野之劉思忌

南齊書魏虜傳沈安攻圍新野城陷傅思忌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宣為南鬼不為北臣

不為賊將則有魏樊城之龐惠

魏志龐惠傳惠罵羽曰豎子何宣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則有晉河南之辛恭靖

晉書忠義傳辛恭靖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則有晉河南之辛恭靖

安中為河南太守會姚襄來寇城陷破執興將任以東南之事恭靖厲色云云

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載如生其視叛臣要利者猶犬彘也

全云龐憲賈堅似可不必

韋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迥之討楊堅所以存周也孝寬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迥堅之篡也孝寬實成之難以道春秋之誅矣

集證周書韋孝寬傳孝寬於是引軍次於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

自殺按史通因習篇云王謙尉遲王折於宇文之季而顏述隋篇謂為叛逆書事如此袁貶何施今按隋書於高嶺王長述李德林梁士彥等傳每及二人皆書賊書逆曰王謙作亂曰尉遲迥反師古大儒而秉筆若此於孝寬何尤焉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為其父者亦少愧哉

集證周書皇后傳宣帝楊皇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帝在東宮高祖為帝納后為皇太子妃宣政元年立為皇后宣帝崩靜帝

立詔以后父輔政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既不能譴責內甚愧之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山平原之節義

有自來矣簡云惜有歷任梁齊周隋之推之推見遠之孫之儀之弟也父協亦義士

集證關中金石記載顏氏世系云見遠齊侍書御史兼中丞見遠

御正御史中大夫麟址學士隋為集州刺史新野公之推字介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因亮云始自丹陽居京兆長安之善隋葉令之推生思魯字孔歸隋司經校書東官學上唐為秦王記室思魯生勤禮師古勤禮字敬宏文崇賢學士贈統州刺史師古字籊勤禮生昭甫本名顯甫字周卿晉曹二王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生元孫滌沂濠三州刺史贈秘書監元孫生春卿景卿暉卿旭卿真卿春卿偃師丞景卿攝常山太守贈太子太保諡忠節暉卿淄川別駕旭卿允山令真卿太師魯國公真卿有三子曰頤曰頌曰頔按此據魯公家廟碑唐書本傳師古景卿傳晉書欽傳北齊書之推傳考定

校訂困學紀聞五集集證卷之十四上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潛邱閣氏 謝山全氏 易田程氏 義門何氏 樸山方氏 蔚亭萬氏

四明屠繼序校補

攷史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

通鑑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三輔及近畿州都督府陸贄云府兵

八百所而關中五百陸贄疏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杜牧

云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杜牧原十六衛云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

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舊志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何云以當以六典為據

兵典凡天下之府五百九十有四有上中下會要云關內置府二

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二會要

置府二百六十一備兵士二十六萬舉關中之眾以臨通典云五百

四方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

七十四通典其府多因其地各理道要訣云五百九十二玉海

要訣云唐折衝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四鄴侯家傳詳玉

今以地理志攷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關內二百七十三

餘九道二百九十三參以志傳差互不齊玉海唐地理志天下有

十五郡關內十九郡有府二百七十二河東十五郡有府百四十一河

南河北十郡有府九十二河南六十二河北三十三山南七隴右二十九

淮南六江南二劍南十嶺南三除關內道餘九道有府二百九十三總

而計之止五百六十六參之兵志置府六百三十四之數差互不齊官

志又云六百三十三思神宗問何處言府兵最備玉海熙寧二年閏

地理志所載倘有遺缺十一月問府兵之制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

集證唐志蘇冕會要四十卷續會要二十卷楊紹復等撰鄴侯

必引於殿庭親自教射加以賞賜山是始屯軍於境而師老厭戰

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屯軍於境而師老厭戰

矣武后之代衛佐悉以借姻戚之家為僮僕執役關東人恥之至

有髮手足以避府兵者番上者貧羸受顧而來由是府兵始弱矣

今宗時奚契丹兩番強盛數寇河北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備兩

蕃諸道共六百三十府上府管兵千二百次千八百通計約六

十八萬右左衛各領府六十餘衛領府自五十下至四十七東宮

郎將為都尉又置果毅都尉二人為之副及別將一人全府召發

則折衝都尉已下偕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開元中府兵

寡弱張說乃請下詔募士但取材力不問所從來旬月之間募者

十三萬宗大悅遂以曠騎名後以左右神武軍與龍武羽林備

六軍之數幸太原遺使告突厥東封召其大臣扈從自是府兵之

闕漸不復補其戎邊者舊制三年而代後以勞於途路乃募能更

住三年者謂之健兒開元末李林甫又請諸軍召募長征建兒以

息山東兵士於是師不土著無家族之願將帥召一時之令而偏

神殺帥自擅之兆生矣及河西節度使李光弼攻石堡發朔方河東四道

了齋全三陳云顏回配饗是聖其初但為立像至開元中始與十哲

困學紀聞五卷集登卷十四上

合為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哲為坐像

原注集古錄李陽冰縉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

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為立像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集證

唐書禮樂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瑾奏先聖廟為十哲象以先師顏子配則配象當坐乃詔十哲為坐象悉陳祀曾參特

為之象坐亞之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元史熊禾傳先是學宮中唐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為十哲坐祀廟堂上宋初以顏孟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後升曾子思與顏孟為四配皆東坐西向而顏路曾點孔鯉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居父上時人為非禮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點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如此則可以示有尊而敘民孝矣按明史禮志嘉靖九年大學士張聰奏始於大成殿後另立一堂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點孔鯉配之

魏徵傳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新史潤色之語也

貞觀政要云太宗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

行帝道王道唯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

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嘗為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

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吳兢貞觀政要新史於劇

賓傳又云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以通鑑考之與政要所

載同一事

原注或謂太宗以既效自滿非也至云此注是正文

集證

唐志吳兢貞觀政要十卷玉海四十九書目云吳兢於太宗實錄外采太宗與羣臣問對之語以備觀戒為政要凡十

四篇十卷

鄭毅夫

開云名解安陸人進士第

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為文章纖靡

淨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其矣淫辭之溺

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為文

原注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

集證

玉海三十一金石錄有太宗御製溫泉銘交苑英華載太

日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其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開不容穉

張公謹傳論

鄭伯克段

困學紀聞五集集證

卷十四上

三

于鄴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隱元曾是以為投機乎晉欒

書將弒厲公召士句韓厥二人皆辭成十太宗臨湖之變高祖

年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何云博謀英衛無乃

僚數人之外未必參同新史仍二人家傳虛詞耳問云鄭伯以下乃王氏論新史論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戈之志而疾

風勁草表歲寒之心貞觀十二我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

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何云宋制

建隆元年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

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原述通

建隆實錄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表榮傳審之於帝帝曰表榮自是宋室忠臣

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全云晉武帝亦能下詔稱諸葛瞻傳僉錄其後人免其籍致

小稱許允之夙望所以為開創一統之規模也齊書王智深傳

集證顧氏日知錄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瀛洲國歸朝昔王航海齊

金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臣忠

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此皆末世以來尊經儒重節義

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三代賢臣久於位何云房二姦臣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

喬以之成正觀之治何云房二姦臣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

成天寶之亂何云李十九年方樸山集證按唐宰相表房喬武德九年為中書令貞觀二十二年卒李

林甫開元二十二年同三品二十四年兼中書令天寶十一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表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淳風云當有女

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僭竊之後姦佞之徒神其事言

天之所啓非由人事也唐史愚謂左氏載陳敬仲畢萬之筮太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十四上

史公載趙簡子之夢皆此類全云正論

集證宋藝文志張唐英唐史發潛六卷今佚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李為鯉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立

武為龜也本羅願爾雅翼

集證唐車服志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出

二年改佩魚皆為龜其後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

以銅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佩金魚袋羅願爾雅翼唐律民開取龜印放賣者杖六十號鯉為赤鯉公以國氏李

諱同音也佩用魚符亦取象鯉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元武為龜也中宗神龍元年依舊式佩魚袋

滄卒末年始嚮度牒攻之唐史肅宗時裴冕建言度僧道士收贖

濟軍興此嚮牒之始也周云案出裴冕傳食貨志則前此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眾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

萬緡明年御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度僧尼實不始於冕至今祠部給僧尼牒則天寶六載五月制也

鍾紹京為宰相而稱義勇於楊思勳之父史不載也而石刻傳於

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揜如定城堅以刑人之言為辱左傳襄十

年此何人哉林甫國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見於此李揆當國以

子姓事輔國不恥也紹京何責焉周云紹京起家錄事耳故王

集證唐書鍾紹京傳紹京復州人景龍中會討韋氏難紹京師

公既當路以賞罰自肆當明惡之

鄭薰傳云官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亦庶幾有守矣文苑

英華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云孰稱全德其仇公平其敘甘

露之事謂克殲巨孽乃建殊庸方拱山云唐於是時以七松處士而

秉此筆乃得佳傳於新史豈作史者未之攷歟碑云大中五年

念功錄舊詔詞臣撰述不敢虛美以元惡為忠賢猶曰不虛美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十四上

五

乎宣宗所表者若此唐之不競有以哉

原注宣字名登漢開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

朝比上閉目搖手曰尚畏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極之黨歟

集證

唐書韋澳傳澳字子裴累遷兵部侍郎進學士承旨為宣宗禮遇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於敕使何如澳陳帝威制前

世無比帝插首曰未也

席豫未嘗草書曰細猶不謹而況巨耶

唐書席豫傳

然豫為黜陟使言

安祿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謹哉唐史立傳

褒之末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

原注唐建侯即豫也唐史避代宗諱稱字孔光黨王莽則不

言溫室樹不足以為諱席豫黨祿山則未嘗草書不足以為諱

集證

漢書孔光傳光典樞機十餘年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

容齋續筆辯嚴武無欲殺杜甫之說愚以新史嚴武傳

亦見韋

取雲溪友議宜其失實也

集證

容齋續筆按蜀道難李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甫詩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胡震亨曰李白蜀道難說者不一有謂為嚴武鎮蜀放恣危房杜而作者出雲溪友議新史所探也亦有謂為章仇兼瓊者沈存中洪駒父駁前說而為之說者也按兼瓊在蜀無據險跋扈之跡可當斯語而嚴武也鎮在至德後與孟賾所記自初至京師此詩見賞賀知章在天寶初者年歲不合余謂白蜀人自為蜀詠必求時事以實之繁矣晁氏志雲溪友議三卷唐范攄撰書今存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棕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致堂

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棕李宗閔之黨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擬

取之以文饒為人大槩觀焉無此事必矣愚案此事出張固所

撰幽閑鼓吹雜說不足信也

全云胡白之亦辨之

集證

李德裕傳德裕字文饒趙人宰相吉甫子也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甚度薦材謀宰相以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

得君出德裕為鄭清節度使引僧儒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
德裕所善悉逐之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通志
蘇文略幽閑鼓吹一約唐張固撰所記皆中唐遺事按其書今
存顧元慶跋稱二十五篇今本一卷凡二十六篇蓋誤分元載一
條為二也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廷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

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

為辭而止李泌傳愚按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

泌奏張說懇辭大字眾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為相加集賢大

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圓為辭傳誤矣方樸山云此事

洪咨齋已言之

集證按唐宰相表肅宗至德元年六月丙午劍南節度使崔圓為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貞元三年六月丙戌陝
東觀察使李泌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相去三十二年
據圓本傳卒於大歷中至泌拜相之年圓卒已久矣吳縝糾謬謂

新史書事失實此其一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韋濟嗣立之子思謙之孫致堂謂濟被識推不聞以循良

稱是實不副言矣愚放通鑑開元二十二年方技傳作開元二十一年相州

刺史韋濟薦方士張果蓋逢君之惡者不但實不副言也原注少陵

贈韋左丞詩即濟也

集證韋濟傳濟開元初調鄆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眾
悉免官於是擢濟禮泉令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
三世居之小學紺珠韋仁約濟弘景三世左丞

舊史敬宗紀李翱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謂翱為韓文

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可謂直矣求知制誥乃詎

善之辭荆公嘗辯之曰世之淺者以利心量君子至云荆公辯之亦欠透

老學菴筆記至云陸游作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老學菴筆

愚觀李文簡歷代宰相表云中書門下班序各因其時代宗

以前中書在上憲宗以後門下在上大曆十四年崔祐甫與楊

炎皆自門下遷中書不知何時升改歷代宰相表放翁所記蓋未攷

此

集證通考老學菴筆記十卷續筆記二卷陸游務觀撰宋史李壽歷代宰相年表三十三卷又唐宰相譜一卷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畧見於通典今問對出阮逸因杜氏所載附

益之本晁氏讀書志

集證通考李衛公問對三卷晁公武陳振孫二家皆云阮逸偽撰按四朝國史兵志熙寧開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

書雜見通典離析詭舛又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合樞密院檢詳官與王震曾政等校正分類解釋合

今可行豈卽此問對三卷耶或別有其書也晁公武陳振孫以為阮逸取通典所載附益之則似卽此書然神宗詔王震等校正之

說既明見於國史則非逸之假託也

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本朝至道初改爲準此東宮畫諾也陸龜

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令諸王曰敎其事行則曰諾猶天子肯

臣下之奏曰可也笠澤書說晉元帝爲琅邪王批鳳尾諾晉書

紀南齊江夏王學鳳尾諾南齊江夏王傳則諸王亦畫諾矣何云王事

諸王言之後漢書云南陽太守畫諾後漢黨錮傳梁江州刺史陳伯

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梁書陳伯之傳則郡守刺史亦畫

諾矣

集證唐志皇太子令書左庶子畫諾至道元年詔改諾爲準九月

請定皇太子與百官書疏體式詔凡處分論事之書太子並畫諾

命左右庶子已下著姓名宣奉行書案畫日其餘與諸親及師傳

等不在此限平林野客叢書皮日休詩以鳳尾諾對虎頭諾東

皮以鳳尾諾對虎頭州按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

謂鳳尾諾齊帝命江夏王學鳳尾諾一學卽工諾者猶云制曰可

也諾字與詔字相似而又有鳳詔之詔故觀者往往誤以爲鳳尾

詔如陸龜蒙集所刊是也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溫集南豐謂六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於述作者

集證唐書韋述傳先是詔修六典歷年未有所成及蕭嵩引述撰定進呈周六官官領其屬事歸於職制述定禮志張說以為唐貞觀顯慶禮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學士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蕭嵩代說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立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

王仲立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
集賢小記云唐六典三十卷開元二十六年奏草上詔下有司百寮表賀至今在書院亦不行用開元禮序例三卷吉禮七十五卷賓禮二卷嘉禮四十卷軍禮十卷凶禮二十卷
禮二書今存

通考呂衡州集十卷唐呂溫叔撰今存

李德裕傳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唐書本傳嘉祐六年制策原注胡武平撰各云名宿錢穀大計也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蓋弘字謹謹

誤以質為賢閩云今藥城集韋賢賢正作質

集證按東坡對策仍作韋賢

劉秩為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元稹守同州早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寄下媿閭里民秩稹可謂知所職矣

其言不可以人廢閩云韋應物詩云身多疾病思田里豈有流亡愧俸錢何讀之惻惻動人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宗閔適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宗室為狀頭有李肱閩云李肱即開成元年賦賈裳

羽衣曲仄韻長律登第者詳卷十八

集證唐宗室表宗室四十一人房終唐之世有宰相十一人
林甫相元宗同相武宗鄭王房程相敬宗石相文宗福相僖宗小鄭王房勉相德宗夷簡相憲宗宗閔相文宗恒山王房適之相元宗吳王房岷相肅宗惠宣太子房知柔相昭宗宗室宰相

傳贊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李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云云

唐制舉之名

閻云孝宗乾道七年十一月戊寅賜李厚制科出身官終著作郎

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

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

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厚一人何孟明無制科以一甲三人為榮選狀元八十六人入相者自胡廣至魏

漢德凡十七人榜眼探花入相者自楊榮至傅冠凡二十八人李壽之子

集證

晁氏志唐制舉科目圖一卷不題撰人凡七十六科仕至宰相者七十二人唯劉蕡名最高而官最不達玉海百十六

本朝制舉人三等者吳育蘇軾范百喙孔文仲制科四十人至宰相一人富弼執政九人夏竦至范百喙又云乾道二年禮部侍郎周執羔請復制科五年汪應辰薦李厚七年召試中書御集英殿親策入第四等賜制科出身臨軒推恩四朝聞見錄翰林江公以厚應詔召試中書六論命題一人主有必治之道二湯法三聖三人者天地之心四律歷更相治五三家言經得失六揚雄張衡孰賢六論合格惟湯法三聖不記所出而能舉上下文數百字

唐宏詞之論其傳於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

一於史者唯劉蕡一篇見唐書本傳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閻云王應麟傳初登等言

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典章制度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後弟應鳳亦中是科此即昌黎所應之詞科也李燾傳子厚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果其友晁公遡以書勉之燾答以當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所不克躬試命二子厚塾習焉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厚可應詔故有是也此即劉蕡所應之制科也人多混而莫辨○何云宏詞考文章制科求直言二舉不同

集證

沈作喆寓簡葉石林論修習制科次第曰制科題目如海中日包曰胎暗如因民常而施教是也此出周官題目不見數而暗

疑如堯舜湯禹所舉如何疑若唐虞夏商也出魏相傳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此為最巧頑如形勢不如德是也文意子史中相似者始十餘處獨此句在吳起傳贊東坡猶惑之魏按詳此則宋時制科名雖為求直言實率天下士以博習強記故李巽巖制科題目序謂閣試六題不出經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寓簡子字僅論其四疑有脫文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誠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別院供

饌原注百節侯家傳

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程易山云杜預文集與子貺書云車到副書可按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

勿復以借人余謂書借與人必致散失然非聚書本指承休別院供饌以應求讀者此意甚好

集證

晁氏志鄴侯家傳唐亳州刺史李繁撰繁鄴侯必之子也書錄解題按中興書目有柳玘後序今無之繁嘗為通州韓退之送諸葛覺詩所謂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者其曰行年餘五十出守數以六履為丞相言雖懇不見錄則韓公於繁亦拳拳矣新舊史本傳稱繁無行然則韓公無乃溢美其述父事庸可盡信乎

藝文志貞倂太玄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直

弘文館

魏文志

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貞倂九歲升坐詞辯注

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為正

集證

吳縝新唐書糾謬泌傳謂倂開元十六年而年九歲則是倂若以四年能進書者為是則至十六年時倂不啻九歲矣二說必有一誤

韋應物史逸其傳沈作詰字明遠為應物傳敘其家世云復之孫待

價往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林寶姓纂唐書韋待價乃挺

之子

武后時拜文昌右相豈二人同名歟當攷

阿云核新唐書韋用世系疑復第七子沖

隋戶部尚書冲十振象州刺史挺生待價而武后待價生令儀宗正少卿合儀先編鸞生應物蓋作詰誤也簡云晉尚清言而晉書無許詢傳唐尚詩歌而舊新兩唐書無韋應物傳

物傳

集證

按新史宰相世系表曼字敬遠後周逍遙公凡六傳至鑿生子鑿鑿鑄銘鑄銘偏旁皆從金

劉闢亂於蜀其嫂庾氏棄絕不為親白樂天為詩贈樊著作與陽

城元稹孔戡並稱欲其著書編為一家言而唐史於庾氏無述

焉故表而出之

集證

白樂天贈樊著作詩陽城為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其言舉必指佞臣奉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元稹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年家冤憤一言伸劉闢肆亂心殺入正紛紛其嫂曰庾氏棄絕不為親從史請逆節隱心潛負恩其佐曰孔戡捨去不為賓凡此土與女其道天下聞常恐國史上但記鳳與麟賢者不為名彰教乃敦每惜若人輩身死名

亦論君為著作郎賦廢志空在雖有良史才直筆無所
申何不自著書實錄彼善人編為一家言以備史闕文

唐六典記南內龍池程泰之雍錄謂詔辭皆出李林甫而非張九齡
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龍池聖德頌則夸謂符瑞雖賢者
不免

集證唐書宗子璆傳初明皇賜第隆慶坊坊南之地變為池中宗
嘗泛舟厭其眩明皇即位作龍池樂張九齡撰龍池頌刻石

興慶宮西

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
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五代史劉岳傳司馬公書儀本於此閻云唐藝文志有王儉弔

答書儀十卷皇朝書儀七卷書儀之名又始於此 魏按鄭樵通志謝予內外書儀四卷謝超書儀一卷皆在鄭餘慶前

集證五代史劉岳傳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
田敬等增損其書而事出鄙俚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後
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為法 玉海司馬光書儀八卷 按今本

書儀十卷凡表奏公文私書家書式一卷冠儀一卷婚儀一卷喪儀六卷未子語錄稱二程橫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抵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又稱其中與古不甚遠是六七分好云

唐開元之在將以久任而兆亂其權顯也我藝祖之任將以久任
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學錄謂貞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
易收其兵權然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

集證唐志小說類柳氏家學要錄二卷柳理撰 晁氏志家學錄一卷柳理采其祖彥昭祖芳父冕家集所記累朝典章因革時政得失 著此錄

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附見崔寧傳本朝宋景文公奏云求於
非福則是詔祭饑於無罪則是誣親其言不行

集證唐書崔寧傳寧季弟密密子繪繪子蠡字越卿開成中為戶部侍郎白罷忌日百官行香有詔褒可

誠齋易傳云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

度自陷於程昇元積浸潤之內愚謂積在穆宗時昇在憲宗時
非文宗事也

集證按唐宰相表元稹於長慶二年二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
言月罷為同州刺史程昇於元和十三年九月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十四
年四月薨

顏魯公為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槩其懷堅明之
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蹈之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庀家無匹帛之餘史臣謂劉
昫唐書
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滴水李氏收其一
乃方鏡背鼻有篆文五日字而徑八寸重五十兩盛露囊千秋
節戚里皆進華山記云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

綵囊盛栢露食之又荆楚風土記以五綵結眼明囊相傳亦松
子以囊盛栢露飲之而長生皆八月中事

集證舊唐書德宗紀陽州每年貢端午日江心所鑄鏡罷之又
明皇紀開元十七年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
王公以下獻鏡及盛露囊 異聞集唐時鏡匠昌輝五月五日揚
子江心鑄鏡 述征記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
明眼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
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寺此迎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

鳳翔法明寺有護國真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原注寺名
與前不同
貞元元和咸通迎佛骨者閻云今扶風縣北之法門寺即無憂王寺紀
載非一手故其名互異寺有唐天祐碑可據

集證按關中金石記無憂王寺大聖真身寶塔碑銘大曆十三年
四月立張或撰文楊播正書篆額在扶風法門寺據此則法
門寺即無憂王寺也王氏未至
關中故凡金石所紀少詳考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
宣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
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與韋述書然其書今無傳焉
畧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集證唐書蕭穎士傳嘗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云云按唐志載穎士游梁新集十卷文集十卷俱不傳今本僅存賦九篇表五篇牒一篇序五篇書五篇耳

楊文莊公徽之閩云徽之字仲猷浦城人本傳不載其說○何云焯案東都事略重開閣文不及見也好言唐朝士族閱諱行錄悉能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原注起興元元年盡大中七年宋敏求續為後錄五卷

錢云文莊諡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集證宋史傳記類諱行錄一卷宋敏求諱行後錄五卷通志疏文略諱行錄一卷唐由進士中第者姓名起貞元訖中和

溫彥博傳我見其不逮再稷矣出說文引虞書稷三百有六句李

密傳教庾之藏有時而賜何云賜斯義切出詩王赫斯怒鄭箋斯音賜盡

也新史尚奇類此方樸山云鄭箋但云斯盡也釋文乃云斯鄭音賜非箋原

之文正義亦誤○又云揚子雲方言撲鋌斯盡也南楚凡物盡生者曰撲空物盡者口鋌鋌賜也連此撲斯皆盡也此子京所本王氏失考○繼序按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古咄唱歌裏適今日賜又黃山谷普覺禪寺轉輪藏記用賜字本之光明經維摩詰經

集證說文禾部棋復其時也从禾其聲虞書曰棋三百有六句謂飢桑之餓人曰斯食之吾更與女高誘注斯猶盡也潘岳西征賦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而無賜張銑注賜盡也陳振孫曰新史列傳用字多奇澀殆類

虬戶銑裕體識者病之

馬總通厰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畧論原注畧論五

隋假公
子問答

集證唐志編年類馬總通十卷 晁氏志馬總纂太古十七氏

北齊後周隋世紀興滅相述其君賢否取虞世南略論五卷 王海中與書

以見義焉 唐志雜家類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 王海中與書

目正觀開太子中舍人虞世南承詔撰起太吳訖於

隋凡帝王事迹皆略紀載假公子荅問以收訂云

李朝為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說實直載其詞然我朝名公秉筆

亦有誤者歐陽公為范文正碑云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

為太后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

之明驗質之歐公公曰諫而不從碑誤也東坡為張文定銘云

神宗問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臣

所草李微之開云名心傳并研人舜臣攷國史誓詔在慶曆四年十

月封冊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為學士原江封冊乃朱文公

為張忠獻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尚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

錢云學士
年表慶曆
五年二月

張方平以
在正言知
制誥拜

堯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罔羅舊聞可不密哉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年升祔此失

禮之始也開云肅明皇后睿宗之元妃明皇之嫡母也從一后並配當行於開元

集證唐書后妃傳睿宗二后一肅明順聖皇后劉氏一昭成順聖

皇后竇氏昭成以子貴故先祔睿宗室肅明以開元二十年

乃得龍朔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左右侍極職源誤以左史為左侍極而

近世制詞多踵其誤

集證通典職官門龍朔二年改左右散騎常侍為左右侍極在中

五十卷陳氏曰大理司直金華王益之行甫撰專以今

日見行官制為主蓋中阻以後於舊制多所併省故也

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開云通鑑考異引中岳真人唐舊史隱逸鴻一

蓋二名與中嶽劉真人碑所書合新史隱逸刪去一字不知何

通鑑綱目卷之...

據當以舊史為正愚案南齊張融曰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

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張融門律附見南齊書顧歡傳

鴻一之義取於此問云歷代名畫記盧鴻一名浩然高士也新唐書作盧鴻字顯然亦各有本○張融語出南史隱逸顧歡傳

集證新唐書隱逸傳盧鴻字顯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簡虛嵩山元宗開元初備禮敬再不至○齊邱郤詵歷代名畫記盧鴻一名浩然高士也新唐書隱逸傳作盧鴻字顯然

楊升菴妄引尸子以為鴻一其名也綱目書徵處士盧鴻鳴下悅一字竟以鴻為

單名脫誤如此

攷古編以通鑑正觀十三年房玄齡請解機務詔斷表為今斷表

章之祖程大昌攷古編愚按晉山濤傳手詔曰便當攝職令斷章表此

斷表之始非助於唐也全云亦不始於晉始於漢見王莽傳○開元胡三來章則閣門不復受其

去即唐制之不斷也

集證晉書山濤傳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濤謝表曰乞如所表以章典則帝再手詔曰白衷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

即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

校訂困學紀聞五箋集證卷之十四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潛邱閣氏 謝山全氏 易田程氏 義門何氏 樸山方氏 蔚亭萬氏

四明屠繼序校補

攷史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

原注管華 栢阮亦然

唐亦有蔡京

原注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會虐誅京始未見雲溪友議○何云唐之蔡京嘗為僧李義山有白足禪僧之句爾云名氏之同之奇者

真過王莽之前有王莽朱買臣之後有朱買臣○方樸山云更有奇者一王匡為王莽守洛陽一王匡為更始攻洛陽

此姦臣名氏之

同者失有桓彝晉亦有桓彝

何云桓彝魏尚書令

此忠臣名氏之

者若兩曾參兩毛遂則賢否分矣

原注兩毛遂見西京雜記貞半于詩用之

集證

漢友議唐懿宗朝左庶子蔡京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為政苛慘閩境怨之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救賜

自盡 冥志孫琳傳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琳怒殺之吳錄曰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 西京雜記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

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負半千詩。趙有兩毛遂。曾有一會。參慈母尚且感。現在行路心。

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制祿厚外官而

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既相奏加京官俸

魯公以綰薦自湖州召還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

集證 顏魯公乞米帖云拙於生業舉家食粥而已數月今又罄矣實用憂煎詩曰日典春衣非為酒舉家食粥已多時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運命論 載文選大寶箴

用之唐張鷟 古上

集證 容齋五筆唐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鷟古上大寶箴凡六言百餘言遂罷大理丞新史附其姓名於文藝謝偃傳未又不載此文但云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而已資治通鑑僅載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亭也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云云蓋古為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等悔之乃有覆奉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為坐事誅皆失之矣舊書上載此箴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為刪之也

李方玄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唐書李方元傳本杜牧所作方玄墓誌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為吏手寫簿書愚按理道要訣云宋光祿大夫傅隆年過七十手寫籍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請寶重杜佑理道要訣蓋誤以傅隆為沈約也周云宋書傅隆傳詳於奉公常手抄書籍梁書沈約傳無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數事內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徧檢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內有開元錄一書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加詢訪何云人主勤學又事其大者遠者如此所以為淳熙

集證 孫可之讀開元雜報樵襄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諍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一按御覽引開元錄無雜報數事

蕭邁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出唐史云自

瑀逮邁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宰相世系表梁真陽侯之後有

鄴相宣宗閣云校俱表所云齊梁房者也

集證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蕭氏定著二房一皇舅房一齊梁房宰相凡十人皇舅房有至忠相中宗齊宗齊梁房貞陽侯之後

有鄴字啓之相宣宗昭明太子之後有高相元宗華相肅宗俛字思謙相穆宗做字思道相僖宗復字履初相德宗實相懿宗邁字

得聖相僖宗瑀字時文相高祖遺詩云吾家九葉相不數至忠與鄴

姚崇十事間云通鑑不取非也明王三原應召至都鄒智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

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說正與姚元之同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

集證唐志小說家五鴻開元升平源一卷字大亮貞元主客郎中

通考開元昇平源記一卷陳氏曰唐史官吳兢撰敘姚元宗十事王海六十一載開元升平源先天二年十月癸卯講武

新豐召同州刺史姚崇至諮天下事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銳於治先設事以堅帝意因跪奏願以十事聞度不可行臣敢辭一

政先仁恕二不倖邊功三法行自近四宦官不預政五相賦外絕

貢獻六戚屬不任臺省七接大臣以禮八羣臣得犯忌諱九絕道佛營造十推此鑿戒為萬世法帝曰朕能行之翌日甲辰拜兵部

尚書同三品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集證唐書王起傳起字舉之加皇太子侍讀上使廣五位圖俾太

子知古今治亂唐志編年類王氏五位圖十卷王起撰廣

五運圖卷亡玉海五十六中興館閣書目云王氏五位圖三

卷唐開成初判太常卿事王起撰自開闢至唐以五運為序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即本傳所謂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者也

今集中闕

集證唐書文苑傳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賀知章見其文

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

緋衣小兒之謠朝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以譏裴度裴度

集證唐宰相世系表裴炎字子隆相中宗武后洗馬裴之後裴度

字中立相憲穆敬文東眷裴之後通志藝文略朝野僉載

裴度

二十卷唐張鷟撰記周隋以來事迹按其書今存六卷

韓文公昶雖有金根車之譏而昶子綰字持袞字獻皆擢第袞

為狀元君子之澤遠矣全云足重亦不在科第

集證李綽尚書故實韓昶名父之子也而謂劣為集賢校理鹵簿有金根車昶以為誤改根為銀 袞罷佑歸田詩詒昶登長慶

四年第昶生縮袞縮咸通四年進士袞七年進士

孔戣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原注見昌黎集元

稹為越州復奏罷之原注見白樂天集 蓋嘗罷於元和而復貢於

長慶也爾云稹稹奏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十五年復合供進若孔戣奏罷則在元和二年當云罷於元和二年孔戣再罷

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稹也乃合鄉邦故實

畢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史附於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坰誌然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文公

謂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北二十四郡不止一顏平原也通鑑亦不書其事

集證韓愈畢坰墓誌國朝州刺史憬憬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構生炕為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生

坰及增按宰相世系表炕兵部員外郎吳郡太守江南採訪使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

官爵放歸田里柳伉疏載唐書 東坡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

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

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記伉乾元元年進士翰林院故事

載寶應已後伉自校書郎充學士出鄆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

員外諫議大夫皆充學士翰林院故事伉諫議大夫又充尋丁憂 新唐史程元振

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攷之伉是時

為學士非待詔也

何云唐時翰林待詔凡山人僧道皆是非官名

仇以博士在禁林職近而

親不可謂賤且疎唐史不為仇立傳故詳著其事俾覽者知詞

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何云對仇而言言之則為賤且疎矣王氏特著之以激後之為詞臣者也

集證

通志藝文志唐登科記二卷李奕撰翰林故事一卷唐韋執誼撰今存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寶應後所仇祕書省校書郎充累加太常博士諫議大夫依前充按裴度論魏宏

節元稹疏云代宗之朝蕃戍侵軼直至畿甸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潛抗表歸罪為國除害云云亦是對度兼總將相說言各有當也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為皇甫湜學湜不至為孫樵宋新仲曰樵

乃過湜如書何易于

唐書何易于傳全採此文

襄城驛壁田將軍邊事復佛

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

繼序按今傳孫可之集大半是明人摹倣之文

集證

通考皇甫持正集六卷兗氏口唐皇甫湜持正也睦州人元和九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又孫樵經緯集三卷兗氏曰樵字隱之大中九年進士陳氏曰其文自為序凡三十五篇蓋其刪澤之餘也魏按宜與儲氏於唐宋八家之外贈孫可之李昌

之二家可之取生乎所作自編十卷為文三十五篇唐文粹所選不足當十之一也儲選盡登之又按可之文格受之來無擇無擇受之皇甫湜可謂冰寒於水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

繼序按唐林寶濟南人官朝議郎太常博士撰元和姓纂鄭樵作氏族畧全祖其文

自皇族之外

各依四聲類集每韻之內以天姓為首

林寶自序鄧名世字元亞謂

稍能是正數十條而齊秦之屬亦所未暇至鉏其茅夷指為複

姓又不勝其謬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鄭樵謂寶不知自姓所由來

集證

唐志林寶元和姓纂十卷宋志同宋志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十卷魏按二書原本久佚國朝乾隆中從承

樂大典錄出林氏書惟關卷首國姓一門其載受氏之源及諸家譜系不無附會鄧氏書以韻隸姓亦如姓纂之例而考訂訛舛特為精覈蓋林氏書以二百日而成鄧氏書則始於政和成於紹興父子相繼積數十年之力也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

唐書劉允濟傳原注受金事未詳何云文帝即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安得音

時猶有子在覓米事誣問云文心雕龍云班固述漢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驚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公理仲長統字辨之究猶上文論之詳非辨其誣也○其實二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四

四

錢云史通曲筆篇班固受金而

始書陳壽
借米而方
傳

因學紀聞王集其證卷一四

句純用北史柳蚪傳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
○全云班固自敘不言其父之從事漢書故云遺親懷美

集證 孔周書柳虬傳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 魏按文心雕

龍史傳篇序班固述漢云遺親懷美之事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
之究矣是孟堅當無受金之事又考陳壽傳有謂丁冀子覓千斛
米丁不與竟不立傳之說但有或云二字
或之者疑之也恐承祚事亦未可盡信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 更通

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讎貴族宋王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

王廞作亂珣子弘歆子華並貴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

傅亮等當從文粹為王韶新史誤以韶為劭 原注韶之弑君之賊也
身為梟鏡而秉史筆其

誰服之傳曰無瑕可以戮人○聞云樓
晉帝崩乃劉裕使王韶之密加酖毒

集證 史通忤時篇言五不可曰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

按舊唐書亦作王韶然觀史通於敘事篇云裴子野宋略王劭齊
志二家並長于敘事無愧古人西筆篇云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

方駕古人雜說中篇云隋書王劭袁充兩傳惟錄其詭辭妄說遂
盈一篇每又申以詆訶尤其詔惑累累言王劭直書犯時忌從本
文作劭亦合集內評家歷
詆王劭正緣不悟此旨耳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 唐書李

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 宋書殷

已明言之○全云符堅欲待晉師未
濟而擊之亦兵法其敗則有天焉

集證 唐書李晟傳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擯顧陳前

謂曰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
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口為矢所中死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 常衮傳

中州謂李椅常衮之後
人過夷貊謂吳氏之後

漢黨錮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之

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

因學紀聞王集其證卷一四下

其俗弊

集證劉定之曰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合為一黨在位者惡之而
在黨中者賢唐之衰也李德裕牛僧孺等分為二黨以相傾
其初分為二黨熙豐作新法王安石為魁元祐指擊新法司馬光
為魁光之黨賢而安石之黨非賢及光沒而其同黨又分為三朔
黨劉摯摯等所居之地同而交遊親密所守之職近而議論協合
自為黨而不與他黨相攻擊洛黨程頤頭進講則欲生見質罷射
拘於歌哭同日以此見嫉於人為人所攻擊而頤未嘗報復也門
人代為之報復是以有黨之名獨黨蘇軾見頤為學者所宗忿然
嫉之自為首以合羣助而攻程氏譬之兵家朔黨自守之兵也洛
黨應敵之兵也蜀黨侵鄰
之兵也其不離有在矣

姦臣唯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吳張布之排韋昭盛

冲李宗閔之排鄭覃殷侗亦士良之術

集證吳志孫休傳永安五年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冲請
論道甄昭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因妄飾說以拒
過之唐書鄭覃傳帝嘗謂殷侗善言經其為人鄭
覃此也宗閔猥曰一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集證唐志雜家杜佑理道要訣十卷玉海五十一凡三十三篇
貞元十九年上佑自序曰隋季文博理道集多主於規諫而
略於體要臣頗探政理窮究始終遂假問荅方冀發明第一至第
三食貨四選舉命官五禮教六封建州郡七兵刑八邊防九古
今異制議又云權德輿以為誕章閣議錯綜古今經世立言之
旨備焉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按其書見一齋書目明季猶
佚存今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今本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唐書魏徵傳

武帝之於汲黯衛青公孫弘明皇之於姚崇宋璟李林甫可見

矣中庸之尊賢必以脩身為本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詵之言也觀物外篇取之圍云孟詵見唐

書隱逸列傳

集證唐書孟詵傳詵居官頗刻敏然以治稱其閒居嘗語人
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

張文潛云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愚

攷方鎮之強始於僕固懷恩用賊黨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

帥河北非有功之將也全正謂起於懷恩之有功

集證唐書叛臣傳初帝有詔但取史朝義其他一切赦之故薛嵩

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效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

潛結其心以為助嵩等卒據以為患云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廣德元年始由任蕃夷為制將也使李郭為將肯如是乎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

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瑄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而

賀蘭進明讒於肅宗以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瑄建此議可以

破逆胡之膽新唐書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著論

開云見程俱房太尉傳後論發揚之原注晉以琅邪立江左之業我宋以康王建中興之基瑄可謂善謀矣○方樸山云亦未見策之得永王璘可

概見矣

集證玉海四十六國史志慶祿五年詔王堯臣張方平宋祁等刊

修唐書久而未就至和初乃命歐陽修撰紀表志宋祁撰列傳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同編修至嘉祐五年始成

晁氏志議者頗謂承叔學春秋每務褒貶子京通小學惟刻意文章采雜說既多有失實之歎

通鑑劉蕡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終於柳州司戶以

新史攷之當從唐鑑原注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新史本傳何云李商隱有哭劉司戶詩

集證唐書劉蕡傳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擢進士第太和二年舉

賢良方正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劉蕡對策凡四千八百餘言第策官畏中官毗睚不敢取後七年有甘露之難合狐楚牛僧孺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

軍卒按新史昭宗時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衣上言帝感悟始贈蕡右諫議大夫

顏真卿鄭畋以興復為己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真卿權移於賀

蘭進明畋見襲於李昌言功不克就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

下之重至云王庶之見陵於曲端亦以此

集證唐書顏真卿傳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兵絕平原救兵真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

都鄭畋傳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麾下求為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為國家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為留後

常袞與禮官議禮為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

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

事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詳唐書崔祐甫傳原注世多以短喪議漢文帝而不知二

十七日之制自玄宗始也

集證日知錄世謂漢文帝之喪以日易月考之於史但行於吏民而未嘗概之於臣子也詔曰令到吏民臨三日釋服天子之喪當齊衰三月而今以三日故謂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當臨者且夕各十五舉音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服十四日繼七日釋服已下者下棺謂已葬也自始崩至於葬既無定日而已葬之後變為輕服則又三十六日總而計之則又百餘日矣此所以制其

臣子者未嘗以日易月也至唐元宗肅宗之喪遂改為初崩之後二十七日蓋變而逾短而亦不無咎夫漢文之作俑矣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自書裴郡君祭文閻云王氏晚歲自撰誌銘有曰其仕其止如偓如圖聞者咸以為實錄偓即韓偓圖

則卷二十之司空表聖止邇求云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

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

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

年號原注慶曆中詔官其四世孫奕○閻云慶曆當作景祐蓋麗籍為漕時奏上偓詩始得官其裔孫也○至云歐陽公常太息於唐無節義之臣以為自馬

清疏之禍使然然字收拾遺文亦尚可得十餘人可備一卷司空圖韓偓孫邵羅隱王居巖朱葆光顏蕤李壽梁震黃岳張鴻梁吳其人也然則當時恐不止於此○又云尚有許

儒見荆公集

集證夢溪筆談唐韓偓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

過南安見奔出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奔詣闕獻之以忠

臣之後得用任參軍終於殿中丞按據沈說奔之得用當在皇

中

中

僕固懷恩叛唐叛臣傳李日月為朱泚將逆臣傳而其母皆知逆順之理良心不可泯也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唐書李光弼傳古者治軍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為一物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為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房魏者乎何三按第十三卷所載長賢非有溢美況

僅附見魏收之後即○又云紀聞所採非一人之論全云彥謙不過賢其先見耳
集證通鑑局編修官十五年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著成此書凡三百六篇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原注成公李椅也在

大歷八年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原注常衮建中初為閩人設鄉校李椅在其前○

集證宗室世系表蜀王湛生渤海敬王泰慈奉慈生眉州刺史義善大夫參參生瀛州司馬如珪如珪生益府戶曹參軍勻勻生贊中初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衣至為設鄉校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川等卒後閩人春秋配享於學宮云

王福時為博士執許敬宗之謚不改無忝河汾之學矣王福時王通少子王勃之父

許敬宗諡繆而更曰恭唐書姦臣傳陳執中諡榮靈而更曰恭宋史隈洞傳

二事相類
集證後世許敬宗傳卒年八十一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諡曰繆其孫彥伯亦思古有嫌詔更義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而

國學紀聞王參集證卷十四下

孝以食日萬錢論終况敬宗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更諡曰恭宋史張洞傳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諡為榮靈其孫訴之詔孫抃等復議改曰恭洞奏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死猶當正名竟從抃等議受溪筆談補故相陳岐公有司諡榮靈太常議之以榮靈為甚請諡恭以恭易榮靈雖差美乃是同傳許敬宗故事適足以為累耳錢文僖公始諡不善人行為之申理而改思亦是用于順故事為乃易今諡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諡曰忠是獎弒君之賊也高祖相封

德彝宜其以逆為忠也漢大綱正見於戮丁公唐無二綱見於

贈張衡衡云按贈張衡乃高祖於義寧中事太宗貞觀二年以裴虔通弒煬帝猶削爵流驪州父子則賞判若天淵故曰唐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全云裴

虔通止以流削處之尚大蔽辜

朝野雜記全云李心傳作曰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四十八口有

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戶

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李心傳朝

野雜記原注其說本程沙隨迥

集證通考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乙集共四十卷陳氏曰李心傳

以來野史之最詳者按漢地理志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

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後漢郡國志民

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千二

十唐地理志開元二十八年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

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十九東漢戶口率以十

戶為五十口有奇唐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七口有奇

歐陽子書唐六臣張文蔚楊涉張策趙光逢薛貽矩蘇循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朱

子書晉處士陶潛於晉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勸深矣

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也

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五代周本

所上均田表詳見籍十六卷因製素為圖賜諸道崔頌傳云世宗讀唐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十四下

元稹均田疏命頒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宋史儒林

史謂元稹圖誤也稹集有同州奏均田續通麻云唐同州刺史

元稹奏均租賦帝覽文集而善之寫其辭為圖以賜

集證五代史周世宗紀顯德五年七月丁亥頒均田圖玉海五

通考續通麻十卷晁氏曰荆南孫光憲撰輯唐泊五代

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議其失五代史司馬

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司馬公信乎立言

之難也方樸山云孟子戕五伯而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五代史晉按紙錢始於

開元二十六年王璵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詳唐書

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禮蔡邕議以

為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舊唐書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

禮永為常式寒食野祭蓋起於此宋文公謂漢祭河用寓龍寓

馬以木為之已是紙錢之漸唐范傳正謂唯顏魯公張司業全云

家祭不用紙錢本朝錢鄧州何云不燒楮鏹呂南公字次為文

頌之方樸山云始作俑者即寓龍寓馬之漸○全云漢

集證戴埴鼠璞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唐王璵傳載漢末

皆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

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

紙寓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

以異俗謂果資於冥塗則可笑

免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做應科目策自設問

對引經史為訓注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免園名其書馮道免園

冊謂此也關云宋藝文志亦云杜嗣先晁公武以為虞世南

何也○全云世南免園冊子即今北堂書鈔也

困學已聞五卷集登卷十回下

集證五代史劉岳傳馮道本田家朝士笑其陋入朝任贊劉岳在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冊耳兔園冊田

夫牧子之所誦也道大怒讀書志兔園冊十卷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為四十八門皆偶麗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

塾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兔園冊之謂魏撻兔園冊府唐志不著錄宋藝文志云杜嗣先兔園策府三十卷意當時承王命撰是書

者非止一人也

天子之廢置出於士卒自唐明宗始也五代史唐明宗以此得之

而反爾之報在其後人至云明宗之報亦烈矣從榮從益從厚皆以不良死并從河亦不得全嗚呼是殺繼之續也

後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奏罷告身綾軸錢劉岳本朝復納

綾紙錢淳熙元年始免

集證五代史劉岳字昭輔洛陽人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岳奏罷之

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為驗

集證五代史周世宗紀顯德六年三月癸酉停給銅魚玉海八十五顯德六年罷銅魚收守並特降制書兩漢刊誤補遺

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建隆初白重贊在鎮有偽造制書欲誅之者是時去顯德廢銅符纔一歲其弊立見乃知古以符契與璽書並行慮患遠矣其後宋

景文公請復其制康定初始鑄造銅兵符云

歐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簡云王燭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

於太宗責范質以死一明於程伊川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而後為我朝太宗人臣為人婦者之防始嚴故宋大有功於綱常余聞諸前輩先生云

謂范質欠世何云世字已上明刻脫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為臣者之訓

集證五代史論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規矩惜名器持廉節無與質比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爾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興晉之興也乃其所以

亡也桑維翰之興晉即所以亡晉也至云論本張魏公

集證五代史桑維翰傳晉高祖使維翰求援於契丹邪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以篡唐高祖懼事

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為陳利害甚辨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

朱溫之兄全昱楊涉之子疑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家者如此況

天下千萬人之心乎問云疑式亦歷事梁唐晉漢周法書中所稱楊風子也全云疑式雖歷仕然嘗稱疾不豫事或尚不欲盡

負初心乎

集證梁家人傳全昱呼太祖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

臣傳涉子疑式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於洛陽

爨開評資治通鑑載唐之亡也楊涉為押國璽使其子疑式謂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況手持天子璽綬

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涉大駭疑式能出此言亦可謂賢矣而歐公五代史略不之及何哉五代史又謂疑式歷事梁唐晉漢

周以心疾致仕亦非也彼姑託此以全身遠害而已使果有心疾其能勸父涉歸押國璽使之命乎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

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

丘下黃為北齊所廢今在陳留附見五代史李琪傳按五代通錄李珽曰

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原注五代史記改小黃為下黃誤也有外黃小黃縣

當從通錄

集證玉海四十八五代通錄六十五卷建隆開昭文館大學士范質撰續漢郡國志兗州陳留郡小黃縣劉昭注引漢舊儀

曰高祖母起兵時死縣北為作陵廟於小黃按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西北有小黃城

上海圖書館藏
西

必開
...



